



# 旅加见闻

杨 张 基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 旅 加 见 闻

杨 张 基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1986年

10225/11

# 旅加见闻

杨张基 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5,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0225 定价: 0.87元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 从北京到里贾纳         | ( 3 )   |
| 加拿大, 斯土斯民       | ( 9 )   |
| 枫林、枫叶旗和枫糖       | ( 14 )  |
| 河狸——加拿大的国兽      | ( 17 )  |
| 学府春秋: 加拿大高等院校见闻 | ( 19 )  |
| 面包篮子萨斯喀彻温省      | ( 45 )  |
| 里贾纳: 从牛骨堆到女王城   | ( 51 )  |
| 钾都萨斯卡通          | ( 58 )  |
| 地底深处的钾矿         | ( 61 )  |
| 石油省阿尔伯塔         | ( 65 )  |
| 油都埃德蒙顿          | ( 69 )  |
| “爱城”风情          | ( 73 )  |
| 牛仔气十足的卡尔加里      | ( 76 )  |
| 野牛省马尼托巴         | ( 81 )  |
| 门户城市温尼伯一日游      | ( 85 )  |
| 彻奇尔看北极熊         | ( 91 )  |
| 草原三省的发展和经验      | ( 95 )  |
| 太平洋之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 103 ) |

|                 |         |
|-----------------|---------|
| 西部的山山水水·····    | ( 110 ) |
| 港口城市温哥华剪影·····  | ( 115 ) |
| 花园城市维多利亚·····   | ( 122 ) |
| 落基山揽胜·····      | ( 128 ) |
| 国家公园·····       | ( 133 ) |
| “第一民族”印第安人····· | ( 138 ) |
| 印第安人婚礼·····     | ( 143 ) |
| 伊纽特人·····       | ( 151 ) |
| 加拿大的报业·····     | ( 157 ) |
| 电视事业一瞥·····     | ( 162 ) |

# 前 言

我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应加拿大里贾纳大学之请，在该校担任了两年多访问学者。由于搞的是社会科学，外出的机会就比较多些。特别是一九八三年暑假，我两次横跨北美大陆，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之滨，又从东海岸回到西海岸，行程两万多公里。一路上饱览加拿大的山水、城市和风土人情，增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对这个美丽的国家有了进一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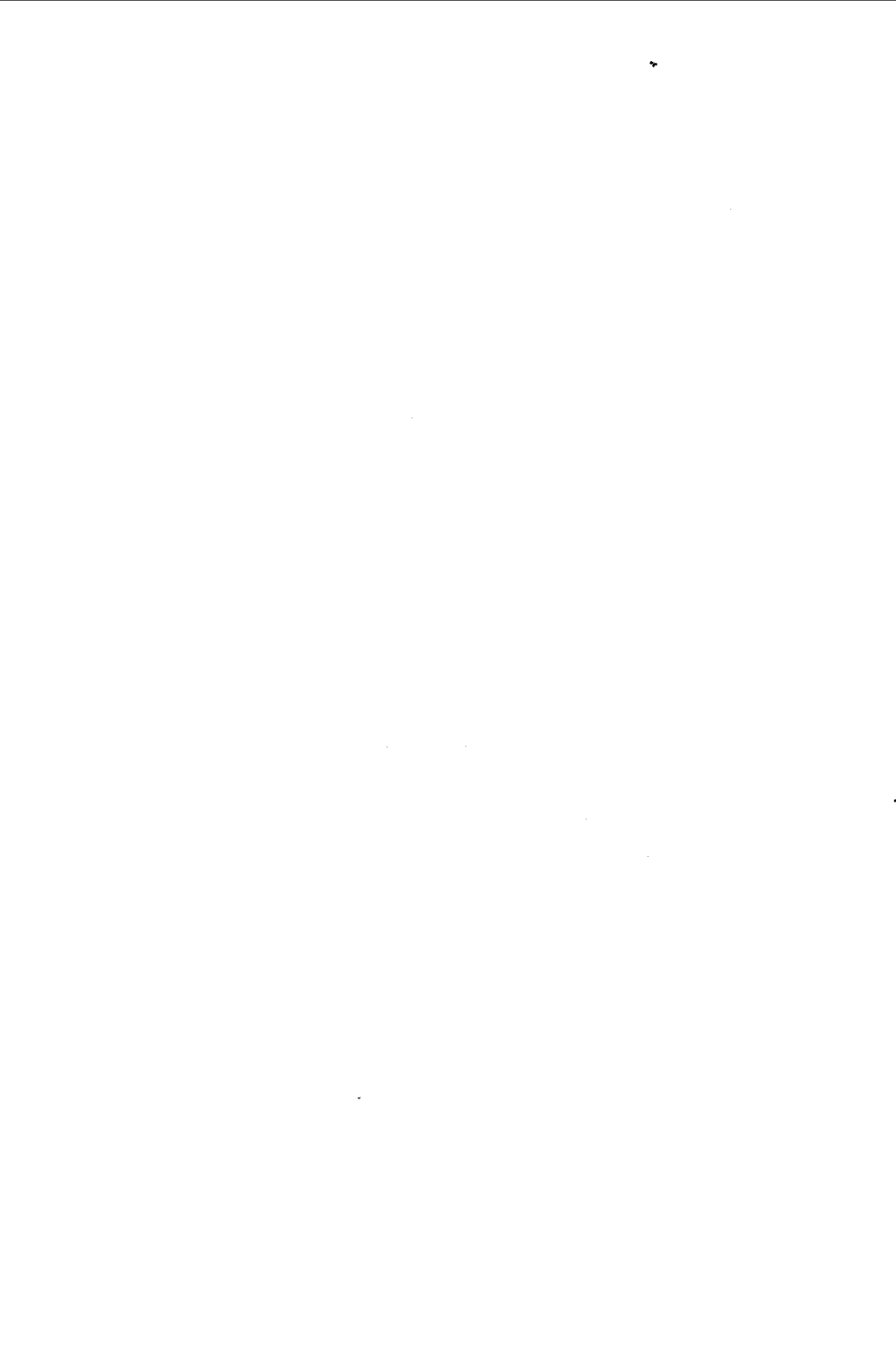
回国后，不少老朋友一再鼓励我把两年来在加拿大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以飨读者。一则盛情难却，二则我觉得也有此必要，就欣然动笔。中加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增加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拙作只是短期见闻，挂一漏万，但愿更多比较全面地介绍对方的书籍不断出版。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这里我还要向支持我写作本书的同志们致谢，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要在短期内完成本书是不可能的。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 从北京到里贾纳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中国民航CA917班机载着我和其他二百多名中外旅客准时空起。这架波音747巨型客机在一阵不大的轰鸣声中滑离跑道，直冲云霄。我望着机窗外渐渐变小的北京郊区，心中不禁默默地说：“暂别了，祖国！我决不辜负您的教导和期望，到国外进修时一定要努力学习，回来为您的四化出力。”

三月中旬的华北大地已经开始返青。从机窗下望，只见嫩绿一片，阡陌纵横的田野上生机盎然。想到我要两年后才能重见祖国的秀丽山川，不由得把脸贴在舷窗上贪婪地看着越来越模糊的地面景象。不久飞机飞上云层，除了蓝湛湛的苍穹和白茫茫的云海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外国老夫妇大概在我国已玩得精疲力尽，所以一上飞机与我打过招呼后，就双双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老先生鼾声大作。老太太睁开眼睛不好意思地望了望我，说了声“抱歉”就用肘子轻轻地推了老伴一下。老先生睁开眼睛不耐烦地看了他太太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我。当他明白了怎么回事后，就幽默地说：

“对不起，我们刚完成在贵国的观光长征，极需休整一下。”

“没关系，在这样有趣的长征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需



要的。”我也笑着说。

“可不是吗！”老先生感激地说，然后得意地望了老伴一眼，心安理得地重新闭上了眼睛。老太太对我笑了笑，耸耸肩也随夫唱地跟着老伴重温好梦去了。

不一会儿，服务员推着小巧玲珑的饮料车来为旅客分送茶水。一个梳小辫的姑娘来到我们跟前，看看这一对熟睡的老人，就笑着示意我要什么饮料。我用手指指车上的鲜桔汁，她就轻轻地为我倒了一杯，然后又无声地把车推走了。她那丝甜蜜的笑意似乎是说：“瞧这老两口子，让他们睡吧！”我望着姑娘俊俏的背影，觉得即将离别的祖国亲人分外可亲。

一小时后，服务员又为每个旅客送来一盘地道的中国航空快餐。那对老夫妇未等餐车来到，就醒来作好就餐准备，他们一接到盘子就边吃边谈起来。老先生对那一小盒北京烤鸭倍加称道，老太太则对那双红得可爱的对虾赞不绝口。

老两口子饭后睡意全消，精神抖擞地与我聊开了天。原来他们来自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他们的老乡前总统吉米·卡特一九八一年的中国之行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他俩决心来看看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老先生非常健谈，他从佛山祖庙、上海龙华寺、南京无梁殿、杭州灵隐寺、镇江金山寺，一直滔滔不绝地说到北京雍和宫等等。我非常奇怪他怎么对这些古建筑如此熟悉，后来才知道他退休前是搞建筑的，对东方的古建筑特别有兴趣。

老先生正在为未去西安而感到遗憾时，扬声器传出了机组通报东京地面温度的声音，并让大家系上安全带。我向机窗外一望，仍然是蓝天白云。不久，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地面景象由模糊而变得越来越清楚。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

车活象五颜六色的小甲虫在纵横交叉的稻叶上爬行。还没等我弄清东京在飞机的哪一侧时，成田机场已在机身下了。

机组向旅客道别，这对老夫妇也向我告别，并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邀请我到加拿大后务必去美国访问他们的家乡——盛产花生的佐治亚州。老太太非常诚恳地说，我一定会欣赏她做的盐水花生的。老先生风趣地说，卡特总统童年时就在他家乡普兰斯镇的街上，卖过这种煮花生。

飞机在我们愉快的道别声中停妥，我随着旅客的人流走出机舱，踏上了异国的领土。成田机场不愧是国际航空港，各种肤色的旅客在候机大厦内来来往往，电子屏幕上的航机班次密密麻麻。我一看由东京去温哥华的日航JLO12班机要到下午六时三十分才起飞，再看电子钟正显示出一点零三分，这才想起我的表还是北京时间。由于时差关系，东京时间要比北京提前一小时。我调整表后，向一位懂英语的日本人打听，才知道从机场到东京市区乘车得两个小时，来回将近五小时，只好打消了去市区观光的念头。

在机场上消磨五个小时可真不是味儿。尽管候机大厦内各种商店和餐厅鳞次栉比，橱窗里的免税商品五光十色，但看久了也就腻了。无聊之际很后悔没有随身带本书看看，只好在大厅靠窗一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向内看那来往人群的众生相，向外望那川流不息的航机起降。好不容易挨到六点多，扬声器传出了请去温哥华的旅客上机的通知，我怀着一种莫明其妙的轻松感跨进了飞机。

我的座位又挨着机窗，旁边是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国同胞。我们寒暄后就亲热地聊了起来。他姓林，家在台北，老家是浙江宁波，儿时在上海念书，解放前夕当了海员，后来随船

流落到台湾。我说我也是上海人，现在在北京工作，同他是半个同乡。他非常高兴，问了我不少上海近况。他说由于他是海员，常年来往于世界各主要港口，在国外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到大陆上的一些真实情况，要不是台湾当局的禁令，他真想回故土看看。

我们正谈得痛快时，服务员推着小车来送饭。晚餐是一份适合北美旅客口味的日本料理。饭后不久放电影，但没声音，原来要租一副耳机才能听到对话。林先生招呼服务员送来两副耳机，又抢着付了钱。电影是一部美国打斗片，便衣警察和匪徒驾着汽车追来逐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林先生不久就睡着了。我看了一会也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条毯子。原来是林先生替我盖的，他已去了盥洗室。我打开机窗的遮阳罩，只见窗外阳光灿烂，碧空万里，低头下望，一缕缕云烟、一团团雾霭下，太平洋的浩渺烟波隐约可见。一会儿林先生回来，递给我一条热毛巾擦脸。我连说不敢当，就拿着梳洗用具去盥洗室。

早饭后不久，飞机已到温哥华附近。蓝色的大海在机翼下渐渐消失，绿色的丘陵映入眼帘。飞机不久就要着陆了。我对林先生的盛情厚意难以还报，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杭州织锦送给他。他看到上面的钱塘江大桥和六和塔，感叹万分，谢过我后很珍重地把它收入手提箱。我们下机后，他一直送我到候机大厦内的海关才握手道别，并说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到北京来看我。一定的，亲人！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从温哥华到里贾纳要换乘加拿大的国内航线班机。乘国际航机来的旅客要办入境手续，并取出行李让加拿大海关检

验后重新托运。我办完这些手续后出来，发现自己的表又不对了。原来温哥华与东京相差七个时区，中间还隔着一条国际日期变更线，从此线向东去美洲要推迟一天，向西到亚洲则提前一天。我把表拨正后漫步来到大厦出口处，但见外面春雨霏霏，只好却步。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现代化设施与东京的不相上下，候机大厦内琳琅满目的商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逛了一圈后，到一个咖啡馆内要了一杯咖啡，坐下来消磨时间。一个商人模样的加拿大人也拿了一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他同我打过招呼后，问我是不是从日本来。我说我从中国来。他非常高兴，原来他不久就要到广州去洽谈生意，于是同我聊开了。半个多小时后，他的班机即将起飞，我们就握手告别。

加拿大太平洋西部航空公司的PW—690班机于三点三十分起飞。机内乘客不多，座位大都空着。我想这大概也算是加拿大经济不景气的迹象之一吧。从北京到温哥华一路上忙着与人聊天，没有好好地从空中领略太平洋上的风光。现在我独占一排三个座位，没人打扰，正好浏览一番北美的山川。飞机离温哥华不久，就渐渐飞出云层，地面上的景象历历在目。一道道郁郁葱葱的山脉，在机翼下徐徐流动。三三两两的湖泊在阳光照耀下，象万绿丛中一面面闪闪发光的明镜。我那一点起码的地理知识告诉我，这是北美的太平洋沿岸山脉。由于受阿拉斯加暖流的影响，这里气候温和，春天来得早。

一个来小时后，飞机靠近落基山区。地面上的绿色渐渐少了，而白色在增加。最后地面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是雪岭银山，哪是平原河谷。啊，我从春天飞回了冬天！

飞机越过落基山不久，就在卡尔加里降落。下机的旅客不少，而上来的不多，飞机里更空了。半个多小时后重新起飞，我才发现天已黑了，心中不觉有点纳闷：离温哥华时是三点半，到现在才不过两个来小时，难道这里的天黑得那么早？！服务员送来一盘晚餐，是标准的西方航空快餐，色彩不错，但味道不对我的胃口。吃着吃着不禁非常怀念中国民航上那顿丰盛的饭菜。服务员来收盘子时，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表还是太平洋时间。我恍然大悟，原来又飞过了一个时区，于是我马上抬手拨表。她又风趣地说，到里贾纳后别忘了再拨快一小时。我抬头感谢她，她的笑脸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民航上的那丝更温柔的笑意。是的，我在祖国有亲人，在加拿大有友人。

里贾纳终于在黑夜中出现了。机翼下的万家灯火与机窗外的满天繁星相映成趣。扬声器中传出了地面气温和着陆时间：零下十九摄氏度；加拿大中部标准时间十八点二十三分。多有趣！我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从东半球的北京出发，飞飞停停，经过了两天一夜，到西半球的里贾纳仍是三月十五日！我正在计算我究竟飞了几个小时，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只好打点行装，准备下机。

我走出机门通向迎客厅的过道，老远看到两个中国人在向我招手。原来谢培智先生和景新海同志早就在等我了。寒暄过后就走出机场大楼上车。景新海同志是山东计算中心的访问学者，比我早来二个月。他帮我披上大衣，说这里的气候冷。是的，北美洲北部的冬末是寒冷的，但我的心里却因在他乡遇亲人而感到无比温暖。

## 加拿大，斯土斯民

十八世纪中叶，英法为争夺加拿大殖民地而进行长期战争。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加拿大只是数公顷雪地而已，不值得我们的士兵去舍命。”二百年后，美国影坛艳星玛丽莲·梦露说：“当人们谈到加拿大时，我以为它是北方山中的某个地方。”前者可能是出于厌战，而后者则是无知或故作天真。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文人学士对加拿大认识不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在这块新大陆上，还有许多人迹未到的地方。两个世纪以后，稍具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加拿大面积九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仅次于苏联而居世界第二。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淡水湖占地球上淡水湖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四十六，林地面积只居苏联和巴西之后，占世界第三位。中部平原是北美大草原的一部分，盛产小麦，其出口量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

欧洲人初到加拿大时，当然不知道这里地下还有着无穷的宝藏。但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财富。所以英法为此不断进行战争，最后法国失败，被迫把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完全割让给英国。美国独立后，曾多次觊觎加拿大，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几次入侵，均以惨败告终。不过，加拿大人民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于一八三七年举行了反英起义。英国

虽然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但不得不作让步。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怕美国吞并加拿大，遂于一八六七年七月一日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批准加拿大立国，成为英帝国的一个自治领。因此七月一日自治领日就成了现在加拿大的国庆节。

一八八五年，加拿大第一条横贯东西全境的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本世纪初，又修了两条新干线。一九六二年，全国横贯公路完成，从太平洋岸的维多利亚到大西洋之滨的圣约翰，全长八千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在这四条干线上从西向东或由东而西走一走，就可基本了解加拿大的概貌了。

一九八三年暑假，我在其中两条线上度过将近一个月，访问了沿途的一些大小城市和村镇。这次北美万里行，使我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概括地说就是：美丽富饶，地广人稀。

雄伟的落基山，浩渺的四大湖（北美五大湖中的密执安湖在美国境内，其它四湖为美加共有），以及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早已众所周知，但加拿大还有许多瑰丽的山水佳景是很难为未到过这个国家的人所想象的。加拿大国土比我国还大，但只有二千五百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二点六八人。有一次几位同校教授邀请我到萨斯喀彻温省北部去打猎，汽车在公路上走了一上午，竟然没见一个人影。

不过，加拿大地广人稀主要是在北部。它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南部紧邻美国的二百公里范围内。这种情况在一般地图上是看不出来的，地图上最明显的是加拿大分为十个省和两个行政区。但从风土特性来看，则可分为五个

不同类型地区：

中央心脏地区，包括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这个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但却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和百分之八十的加工工业。加拿大第一、二大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分别在这两个省内。首都渥太华也在这里。有人说这个地区是英、法文化的交流处，因为魁北克省是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最集中的地方，而安大略省则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

大西洋沿岸地区，指纽芬兰、爱德华王子岛、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省。这里有长达二万七千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无数峡湾和水道穿插其间，形成美丽的海滨游览地。欧洲移民最早来到这里，但随着中央心脏地区的发展，滨海地区的经济反而落后了。

太平洋沿岸地区，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里也有连绵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但高山和丘陵似乎更是本地区的特点。由于受太平洋影响，本省冬季多雨，气候温和，因此林木茂盛，水源丰富。木材、纸浆、纸张和矿产是本省经济发展的基础。温哥华是全国第三大城和工业中心，也是对亚洲贸易的主要港口。

中部草原区，包括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合称“草原三省”。本区面积和人口均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但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石油产量占百分之九十四，故有“加拿大的粮仓和燃料库”的美称。区内卡尔加里、温尼伯和埃德蒙顿三市分别为全国第四、五、六大城。

北部地区，包括北纬六十度以北的西北地区和育空地



区，面积四百万平方公里，几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由于这里是寒冷的副北极和北极地区，所以人口稀少，只有七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二点八。而且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和伊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

据说有位西方作家周游加拿大后，把它称为“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因为他认为地球上别的地区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而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许多地方尚待开发，潜力极大，在下一个世纪中前途无限。

这位作家的话是否有道理，且让历史去作见证。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吧。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当然是北美印第安人和伊纽特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北美的，那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反正欧洲人来的时候，他们已在北美定居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了。据说最早到加拿大的欧洲人是一衣带水的格陵兰人和冰岛人。不过他们是在渔汛的时候来打鱼的，没有定居。而最早来此定居的是法国人。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探险家若克·加尔蒂率领二百多人乘船来到现在的圣劳伦斯河下游，停泊在一个印第安人聚居点附近。加尔蒂问一个印第安人酋长这个聚居点及其周围叫什么地方。酋长以为他想知道印第安语聚居点叫什么，就回答说“卡拿塔”。大概是因为讹音，加尔蒂和他的伙伴从此以后就把这块大陆称为“加拿大”。以后，法国人就在此建立殖民地，名为“新法兰西”。

当年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大都是无牵无挂的单身汉。法国王室为了让他们在北美安心定居，就委托教会送来了许多姑娘。光棍们有了伴侣，其兴奋和感恩戴德之情可